

创作谈

《欢乐颂》原著小说作者首次系统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

从记忆的内存里，挖出最冷僻的事件

阿耐

电视剧《欢乐颂》系列的热播，使得原本低调得近乎神秘的原著作者阿耐一下子备受大众关注。其实，《欢乐颂》是阿耐的非典型作品。商场才是阿耐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与她从商的个人经历不无关联。有别于市面上侧重于圈套、心计、阴谋的高战畅销书，她笔下的商场中人总是坦荡磊落，因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阿耐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得数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小说《大江东去》及其续集《艰难的制造》，它们正是聚焦商场的。目前，这两部作品的影视改编均已启动，同样由出品《欢乐颂》的团队打造。

在《艰难的制造》以网络连载时的原名加以出版之际，《文艺百家》刊发阿耐的创作谈。这也是她首次系统地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从商的阿耐缘何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网络写作的形式如何吸引着她从记忆的内存里挖出最冷僻的事件？她那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写”与“不写”，因为什么？……一连串问题的答案都藏在其中。

——编者的话

的报告文学，以及阅读历年出台的相关文件汇编，同时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对照着想，有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于是，便不再满足于单纯写一个事件。正好当时手头在写的一篇文章因为框子偏言情，格局小，写着写着觉得盛不下我那时喷薄欲出的思路，于是心中有了写《大江东去》的念头。

我最初给文章起的题目是《大江东去三十年》，顾名思义，就是写1978—2008这30年来我所见所闻的改革开放。我当时着重想描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完全的计划经济摸着石头过河去往市场经济途中的各种尝试探索，对市场从自发的追求到自觉的追求，人们在其中有些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渐渐地随着经济发展，人们

的追求从原本单纯的解决温饱问题变得五花八门。为了全景展示那段历史，我选择——当然也必然，只能选择——当时四种最典型的经济体，村镇集体、个私、国营和外资，由此，树立四位主角。

虽然《大江东去》的初稿整整写了180万字，可我最初一直写得很顺利，因为主角配角的原型都是我见过的人，有些事件是我亲身经历，我写得兴致盎然。但写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卡壳，没激情了。我那时很暴躁，停笔了一阵子，好好想了一阵子。

没写的后10年成了我的心病。包括《大江东去》出版时候，不同的出版社跟我谈时，都问起后10年什么时候写。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呼啸而来，

我此时终于想清楚我该怎么写后10年了。那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写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家司空见惯的中小型机械制造企业所遭遇的种种。从写作最初起，我就在博客声明，《艰难的制造》并不考虑出版，只为写我所想。

作为一个亚当·斯密的信徒，我一直相信，制造业是一国经济之本，是价值源泉。制造业不强，经济便是无根之木。然而在现实中，我看到的是当时一些人对制造业的伤害，急功近利的浮躁让制造业也无法置身事外，而那些秉持理想的人，唯有勉力前行。因此我塑造了柳钧这一角色。许多读者说，在我的小说中，他们最爱的女主是许半夏，最爱的男主是柳钧。这令我颇欣慰。我将我与一些朋友亲身经历的包括大到适应环境，小到工厂管理，小到员工心态等，都塞到柳钧头上，让他像个过五关斩六将的游戏人物一个一个关口地打过去，艰难通关。可我的乐观个性还是让我为小说注入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让《大江东去》中的宋云辉以他的理想拉了柳钧一把。

什么都替代不了写一整本《艰难的制造》带来的甜快感。我把该说的都在书中说了，没留遗憾。

我始终相信，希望在柳钧等人身上，只要有这么一些坚持理想的人，中国的制造业不会垮。因此我给《艰难的制造》写了一段轻描淡写的对话作结尾，但我觉得这是举重若轻，这是我的心声，相信也是许多同胞的心声。

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缘何频频被指“毁原著”

声势浩大的粉丝经济与IP效应背后，影视行业被甩下了什么

韩思琪



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的电视剧《择天记》，一方面创下高点击，另一方面也引发原作者猫腻的“书粉”对于“毁原著”的不满。

图为《择天记》剧照。

电视剧《择天记》终于迎来大结局。该剧改编自猫腻的同名网络小说，小说于2014年5月正式在腾讯文学连载。原著中“生命”不同于“性命”的演绎蕴含着一种看似圆融、实则主体性极强的人生态度，引发读者强大的共鸣。然而改编成电视剧后，一方面创下高点击，一方面也引发了原著粉丝对于“毁原著”的不满，并在社交网站上遭遇普遍差评。

如电视剧《择天记》这样“毁原著”的情形我们并不陌生。随着网络文学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近年来，网络IP改编类的作品几乎包揽了热门影视剧的TOP名额。其中尽管有《甄嬛传》《步步惊心》《琅琊榜》等叫好叫座的作品，但更多却是像《青云志》《择天记》这样改编后与原口碑相去甚远、甚至给大众留下了“渣特效、面瘫演技、替身抠图、念数字台词、天价片酬、抄袭风波”等一系列“业界毒瘤”式印象的剧集。而在对这一波井喷式涌现的改编作品进行评价时，“毁原著”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明明原著还不错，为什么改编成影视剧就差评了？

若是碰到毫无演技的表演，那就不止“毁原著”了。电视剧《择天记》播出后，宣传的着力点仍然在男主角陈长生与女主角徐有容这一对组合。组CP无疑是影视剧最大限度同时最为省力的“圈粉”策略。因为CP兜售的是人物设定，即便情节不能抓人、甚至故事完成度不高，只需要抛出一些细节，靠“脑补”就可以戳中粉丝的萌点。

另一种情况则是人物形象的崩坏。将小说原著中血肉饱满的人物扁平化、脸谱化，是很多网络IP改编剧的通病。《择天记》中秋山君身负天龙血脉，在小说中原是东土大陆众人心中的超凡君子，胸怀高远、无懈可击的玉树临风，在电视剧的改编中却最终“入魔”。电视剧《青云志》中的大师兄萧逸才，最终被魔性所掌控，失去自我，抹掉了小说《诛仙》中雄才大略、力挽狂澜的设定。“反派”的身份天然成为故事的矛盾和推进点，配角一定是恶毒的、并最终被正义的主角所战胜——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胜利即正义。

与此同时，制作上的粗鄙也使文字在向影像转化的过程中大大折损。网络IP中多采用高度幻想的“游戏化”设定：过关、打怪、升级的套路和许多还原难度较高的场景，呈现在玄幻剧中都只能是“五毛特效”；花花绿绿的视觉冲击、与场景极不融合的特效、阿宝色滤镜的使用等等。创作者又急于向大片制作水平“拉平”，号称“好莱坞特效

团队”打造的动辄几亿的“巨制”，不仅让西式魔幻在东方玄幻剧中水土不服、满满都是违和感，更让“辣眼睛”成为了改编剧的标签式印象。

在资方、粉丝代表、网站大数据的各方博弈中，即便是经典的原著小说也难逃被“绑架”。

面对改编剧种种乱象，人们往往把不满发泄在明星和IP身上。但这二者真是“原罪”式的存在吗？

粉丝经济发展至今，资本看到了偶像作为符号的变现能力，拥有大量拥趸的IP和拥有大量粉丝的“流量”明星就是高收视、高点击率的保证。一方面，电视剧投资越铺越大，投资方需要快速从影视剧市场攫取利润，自带热度的明星与IP就是投资稳妥的保证；另一方面，在全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影视作品能够“突出重围”，获得被选择的资格，握在手里的“流量”才是“王牌”。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怪圈，明星成为了作品的中心，剧本不再是立项的基础、更不是制片方首要关注，也就少有精心打磨剧本和细节的“良心剧”。很多改编剧的导演和制片甚至都从未完整看过一遍原著作品，更谈不上去把握小说的精神内核和作品精髓了。而启用所谓“顶级流量”的剧组，有时还要听取“粉丝代表”的意见，为了不损害偶像的人设，其饰演的人物从形象设计到对手戏都要严格把关，有时不惜将情节删减甚至完全改变。

同时，视频网站也有所谓“网感”的要求，他们通过一些PC端、手机端看剧的数据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神秘的、有网感”的大数据，这些“数据”被称为“网友喜爱的”，并“指导”着剧本中人物角色的设置和情节的改编。

在资方、粉丝代表、网站大数据的各方博弈中，即便是经典的原著小说也难逃被“绑架”。更不要说“故事不够集数凑”正越来越成为“按集数卖钱”的片方收回成本、增加点击数据的“捷径”。电视剧从1990年代的平均10集，到如今的单部剧突破90集大关、20集故事才开端、40集引出主要矛盾。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小说的《老九门》，剧情注水而拖沓，甚至同一个场景靠着不同滤镜就可以多次重复出现，短短40分钟的剧情还要带上“上集回顾”、无关紧要的“剧情闪回”和主角冗长的内心独白。电视剧《择天记》剧本可作为一个故事单元的“找寻周园钥匙”，拖成了整部剧的核心剧情，却直接删去了原著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折袖，致使剧情的不连贯。

“赚钱快”的资本流入文艺市场，“盈利”成为首要目标，粉丝经济与流量思维应运而生——这些，恐怕才是行业怪象的根源所在。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

将小说原著中血肉饱满的人物扁平化、脸谱化，是很多网络IP改编剧的通病

通常，越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的容错率就越低，被“封神”的网络小说也是同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当读者心中关于角色的万千想象，都汇于同一个影视形象时，改编那些万千粉丝于一身网络小说，面对的就更像是一场豪赌，可能一招翻盘，也可能打烂一手好牌。

“毁原著”的改编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作品从设定到故事结构的改动极大、面目全非，更像是借IP之名完成的一次衍生创作。有网友表示自己“可能看了一个假《择天记》”，还有此前大火的“盗墓”题材，从《九层妖塔》到《盗墓笔记》，让“原著党”都表示自己无从“剧透”，因为“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故事”！萧鼎的小说《诛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深刻思考被《青云志》演绎后，就变成了“降维”的仙侠言情。很多改编剧无论是何种题材与主题，到最后都会变成言情味儿的偶像剧。虽然搭建起了宏大的世界观设定，内里却只是难以动人的苍白故事。故事的逻辑线、感情线都只服务于“硬凑CP（组

书记札记

她们笔下的她们：女性心灵的嬗变

俞耕耘

2017年，在中文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四部引人关注：《守望之心》《我的天才女友》《毒木圣经》以及《背对世界》。这些作品，让你感受女性经验的风貌万殊，在探寻女性心灵纵深、繁复的成长上，引人入胜。同时，它们也彰显了最精纯的女性文学特质：即“她们笔下的她们”。

我们始终相信，女性作家能写出异于男性的体验、意识、立场价值的作品。她们往往情感细腻，沉潜在日常凡尘，却用密实的描摹给你一种时代“质感”和生活史的温度。事实也确是如此。2017年，在中文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四部引人关注：《守望之心》《我的天才女友》《毒木圣经》以及《背对世界》。这些作品，让你感受女性经验的风貌万殊，在探寻女性心灵纵深、繁复的成长上，引人入胜。同时，它们也彰显了最精纯的女性文学特质：即“她们笔下的她们”——女作家以女性意识书写女性人物(尽管《我的天才女友》作者费兰特至今匿名，但仍采用了女性第一人称呼角)。

《杀死一只知更鸟》曾让哈珀·李身负盛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是源于编辑退稿后，作家对《守望之心》的改写。《守望之心》让我们看到了《知更鸟》故事的原本框架格局，尽管在时空上它更像“补笔”。小说开篇26岁的女儿从纽约回到家乡，她以成年者的心态回望过去，用归来者的身份看待美国“南方”，创作主题也不再是情感教育小说的标签就能概括。既有小镇家族书写，也有爱情插曲、种族矛盾和心灵的对抗。

小说里，阿迪克斯成了年老的鳏夫，丧子的父亲，严重的关节炎使他行动不便。在女儿眼里，他开始背叛良心，沦为一个反对种族融合、黑人选举权的“伪君子”。琼·路易斯从一个放荡不羁、脾气火爆的“假小子”变成了从纽约回来的职业女性。《知更鸟》里“高伟光”的父亲显得微妙起来，作家深化了具体情境中的人性妥协、纠结和权衡。父亲还是那个“好人”，只不过他不再是圣徒。在种族和选举问题上，他带上了白人现实利益的算计。

如果说，《知更鸟》是部明度、饱和度和十足的小说，《守望之心》就补充了一些“间色”的复杂，带着人性微妙的厚重肌理。它就是一部关于启蒙和魅惑的“心灵史”：讲述了个体心灵的魅影、怀疑与幻灭，描摹了从依附、对抗到独立的隐秘历程。哈珀·李的高明，在于连续写了两次启蒙：女性身体与精神心智。琼·路易斯的童年没有母亲，她缺乏性别意识，对女性身体高度“无知”。黑人开掘了她的性启蒙者，扮演了缺位的母亲。

然而，心智的“二次成长”却远非身体启蒙那么轻巧。小说冲突的关键在于：心灵投射后产生的魅影、道德的绑架。恋父的女儿始终在虚构想象父亲，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良心”就是父亲的良心。杰克叔叔就成为了“祛魅者”，代表作家的智识，唤醒魅影里的侄女。“我不想让你落入累人的谬误中，对你心中的情结想入非非”。每个人都身处孤岛，“每个人的守望者，是他自己的良心。”守望之心也是女性心灵的启蒙，如何不依赖他人，独立运用理性，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德国女作家海登莱希，同样探讨了女性的“自我发现”——精神的存在与安放。只不过，她写得如此狂野，充满着元气的淋漓。短篇小说集《背对世界》中，同名的这个“小中篇”伪装成情爱小说的模样，讲述了人生最沉醉的日夜，告诉你爱与勇气的给予、回味的勇气及回赠给海因里希。海登莱希用一张床当做人生的“帷幕”，世界反成了背景，私情铭刻了历史。

作家的魅力，在于保留了女性特有的“激素气味”，粘稠湿度与情爱张狂。随性俏丽，甚至有种苍老的激情，往往从凡尘的碎屑里，拈出生活的悲情人来。短篇小说集中，那些“逐爱的女人”迷失怅惘，重寻旧梦，在寻觅、被爱的同时，不忘回馈温暖。《卡尔·鲍勃·迪伦和我》就上演了男女闺蜜变伴侣的故事。卡尔和“我”经历了各自的恋情背叛，失败婚姻，在鲍勃·迪伦浓重、嘶哑和拖沓的唱腔中，他们获得高峰体验，重新“发现彼此”。它同样是个成长小

说，讲述了如何去爱，怎样发现“身边所爱”。这恰好暗合了《守望之心》中的一句教谕：爱你喜欢的人，嫁给你的同类。

然而，女性心灵的嬗变并不只依赖男性的启发与成全，女性意识也在同性间激发、成熟。“那不勒斯四部曲”之《我的天才女友》探讨了女性友谊里的相爱相煎，相助相争的迂回深曲。莉拉和埃莱娜相伴成长，就是友谊的“暗战”。莉拉天资异禀，却半路辍学，应验了一种“可惜”：天才的女子结了婚。她在坚定强硬时，会让埃莱娜变得迟钝模糊。然而，她只是最先领路，中间改道的“半截子天才”(无论是突发奇想去看海，写小说挣钱，还是做鞋子)，埃莱娜却在从属地位中得到了才华，“这种才华让莉拉感到迷惑，也让她为之目眩”。

到底是知识还是财富，才能改变人的命运？在莉拉看来，知识是为了攫取财富，那不如嫁给财富，忘却知识。由此，她不再惦记拉丁文，写小说和做鞋子，背叛了自己。即使埃莱娜坚持学业，也同样陷入迷惑，哪种知识才能掌控生活？作家的深刻在于写出了女性选择的痛苦，不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的感伤。你只能目送“伙伴”替你试试别样风景。同性间又是如此微妙：“互帮互助的同时也在互相掠夺，窃取情感和智慧，让对方失去力量。”甚至，你会嗅到近乎虐恋的痛苦，想被主宰，得到归属，效仿并成为对方，那样疯狂。她们依赖相互成全的情感给予。虽然，无论学业、发育和恋爱，她们都想比个快慢高下。但是，她们的生活永远“在别处”，只有参照对方的轨迹，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史诗气质上，《毒木圣经》与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有些许相似，只不过二者的“宏大”各有不同。费兰特更看重女性心灵在时代、街区不断变易中的嬗变，芭芭拉·金索沃则发现了女性觉醒与非洲独立之间的巧妙“互文”，反思了性别、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内在关联。表面看，这就是一个老套的传教故事。牧师拿单带着妻子、四个女儿远赴刚果布道。有趣的是，这个女性形象始终失语，只在五个女性的话语里出现。他傲慢自负，无视家人的生存需求和危险处境，沉醉在狂热的宗教世界里，妄图把一种文化强加在另一文明之上。在他身上，父权的男性中心和传教的西方中心主义不谋而合，家庭女性与刚果的原著民都成了“训诫对象”。

金索沃写出了不同女性从依附走向抗争的代价：深具灵性的小女儿被毒蛇咬死，母亲摆脱婚姻奴役出走，利娅放弃了对外父亲的信仰，嫁给黑人丈夫，残疾的艾达冷眼审视评说着罪恶。或许只有大女儿伤痛最小，因为她崇拜物质，头脑空空。

值得回味的是，四部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繁复的结构，诱人的技巧。相反，它们踏实得老实，只靠对女性心灵的细腻描摹，就收获了远超学院的大众读者。因为，观察呈现本身就有共鸣的力度。

(作者为文化评论人)



《毒木圣经》
[美] 芭芭拉·金索沃著
南海出版公司



《守望之心》
[美] 哈珀·李著
译林出版社